朱子語類

四十三之五十　論語

子路至堯曰

ロ仁13
775
17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此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說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爲政之理若以言語勸勉它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

用說亦不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謙之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籍田課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親畎畝作稽行陌與他勾當方得賀孫錄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爲他勤勞錄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爲之倡且不愛其勞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去僞集義

仲弓爲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爲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數它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爲不可使吏人批朱其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覆或經已斷或彼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這若不并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與邦一下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人材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

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與邦衆邦說得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集注大○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此知樂取諸人以爲善所以爲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纔成小人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敵固之極則可以喪邦矣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必大集義

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曰禮樂是和樂耶時舉如何得有禮樂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禮樂亞夫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時舉

事不成是緣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

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去僞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他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令從東去捉却教它走從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

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爲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興刑罰如何會中明道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爲不義衛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注總論集○寓當論及此問如此是它

問衛君欲召孔子爲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爲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入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爲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厭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柰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它不爲蒯聵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擾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于條萬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

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爲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

不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并祖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變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爲去就亦難爲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可學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政之臣而爲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比而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淳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賓
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爲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一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爲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按郢而立之斯爲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人傑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讓之而不肯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說話如有爲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

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子賀孫

子謂衛公子荊章

問公子荊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荊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趨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謙之

時舉錄 小異

問衛公子荊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必大

子適衛章

宜久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學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欽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大學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焉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賀孫

善人爲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著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人自是不

陷於刑辟如文景德被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効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便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殺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到這田地但是有這般見識有這般心曾積累做將去亦須有効且如今寬刑薄賦民亦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効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必世後仁與期可也三

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太
槩亦自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
策稟是謾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云云

如有王者一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
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
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
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
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
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植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爲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
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覇者只是指王覇之
道范氏之說綴而不切必大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
如說一言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
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
使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
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
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
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

公老成必能曉解也人傑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蕭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
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著下一句方攏得緊謙之
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
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
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著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

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下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
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
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
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
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
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
不可棄而況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復
又曰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且如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
乎哉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此虧欠處此
最是爲人日下急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敬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一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問仁一章說曰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繞得箇門戶子入須要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從何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恥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其職分之所當爲曰行已有恥廣

使於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其間有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良心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爲政故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忠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是此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

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問皆下到一下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人便云何足算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是著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植

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得之事謂如有恥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退步意思如使乎意則是深厚足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與象正如出軍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

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公賞譎為栢者至如徐穉云左攘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之而已至於太原出境而止段頴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猶者行之過個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猶然狂猶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猶者之節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太惡

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個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楊

開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潛錄下二云故無可望之狷者雖道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潛錄作骨肋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不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

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矣○潛錄云未年無奈何方思得此等人可見道之窮何謂狷曰介然有守也

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作合到曾子道夫錄有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人武帝却有狂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而已道夫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恐不能蓋他自家於此觀其言曰果之無甚高論今行可也武帝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它豈不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未免一天下虛耗其去七秦無幾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為朕所為是襲七秦之迹太子厚重好靜欲求守文之主安

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寓○道夫錄淳錄同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

或問或承之蓋曰承如人送蓋屏與之也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羹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淳錄云君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已和是公底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已和是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以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二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此說

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僭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小便宜人便從那鏝縫去取奉他故易說歟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欺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籠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

寓

仁之爲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能爲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曰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箇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怕怕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明友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寬緩問胡氏說切切偲偲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脗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像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偲偲胡氏說爲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潤意思亦不可又須着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他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此因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 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加善人一等也 卿曰大抵霸者尚權謫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 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掌與儲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是殺人底器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温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鬧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無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 燾

或疑不教民戰章

以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悌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忒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

伯羽

論語二十六

憲問篇

憲問恥章

問集注云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承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污而已（沿錄云為人侍從不過）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已有恥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

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
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
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
之○治錄云子貢問士必先答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
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
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而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国
不足深貴也

問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而繼之以恥也
却不曾說着此言邦有道穀之一字要人
者豈非為世之知進不知退者設耶曰穀之一字要人
玩味穀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
豈不可深恥謨

克伐怨欲章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闕 祖道

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不
能遽問克伐怨欲不行如何曰此譬如停賊在家豈不為
害若便趕將出去則禍根絕矣今人非是不能克去此
害却有與它打做一片者 人傑

問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不太段與原憲學者用工夫且於
此不行為亦可曰須是克已涵養以敬於其方萌即絕
之若但欲不行只是遏得住一旦決裂大可憂 可學

問可以為難矣曰這箇也是他去做功夫只是用功淺在

問克伐怨欲不行曰不行只是遏在胷中不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令下掃去不容它在裏譬如一株草刻去而哥其根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令下便刻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在裏便不得又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刻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刻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刻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刻去之才發便刻自到熟處(夔孫)

問克伐怨欲不行此是禁制之未能絶去根苗也曰說也只是恁地說但要見得那絶去根苗底是如何用功這禁制底是如何用功分別這兩般功夫是如何又問恐絶去根苗底如顏子克己否曰如勿字也是禁止之公更去仔細思量只恁地如做時文樣底說不濟事(盡)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已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已當為則於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怨尤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已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干夫克己復禮這是捉賊干夫賀孫

克己底是一刀兩段而無克伐怨欲不行底則是忍着在內但不放出耳 盡

克伐怨欲不行只是禁止不使之行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克己復禮便和那要行之心都除却此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氣象迥別也 柄

問克伐怨欲不行何以未是為仁必克己復禮乃得為仁曰克己者一似家中捉出箇賊打殺了便沒事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制之使不發出來猶關閉所謂賊者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必大

問克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曰克己是拔去病根不行是捺在這裏且教莫出然這病根在這裏譬如捉賊克己便是閉了門趕出去索性與他打殺了便是一頭事了不行是閉了門藏在裏面教它且不得出來作過謙之

克己如拶言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 僩

安卿說克伐怨欲不行先生問曰這箇禁止不行與那非禮勿視聽言動底勿字也只一般何故那箇便是為仁這箇禁止却不得為仁必有些子異處試說看安卿對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是於天理人欲之幾既曉然判別得了便行從天理上去克伐怨欲不行底只是禁止不行這箇人欲卻不知於天理上用功所以不同曰它本文不曾有此意公何據輒如此說久之曰有一譬喻

如一箇人要打人一人止之曰你不得打才打他一拳我便解你去官棄治你又一人曰你未要打也此二者根源上與它說定不得打未要打底是這裏未要打及出門去則有時而打之矣觀此可見克已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絶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它不要出來它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且如忿箇人却只禁止說莫要殺它及至此心欲動又如此禁止雖禁止得住其忿之之心則未嘗忘也如自家餓見羣豪在前心中要奪却恐得不奪雖強忍住然其欲奪之心未嘗忘克已底則和那欲奪之心也打疊殺了個

李閎祖問目中有克伐怨欲不行及非禮勿視聽言動一段先生問德明云謂之勿則與不行者亦未有異何以得仁德明對曰勿者禁止之詞頗子弁夫只是積漸克將去人欲漸少天理漸多久之則私意剥盡天理復全方是仁曰雖如是終是勿底意猶在安得謂之仁再三請益曰到此說不得只合實下工夫自然私意番不住

德明

問克伐與克復只是一箇克字用各不同切謂克已是以公勝私克伐是有意去勝人入來勝它克伐是出去勝人曰只是箇出入意克已是已元不是不好底為仁由已何嘗不好克已復禮是能以此已去復禮也曰艾軒亦訓是作能謂能自主宰此說雖未善然猶是着工夫若敬仲之言是謂無已可克之

也德明

問克伐怨欲章不知原憲是合下見得如此還是他氣昏力弱沒柰何如此曰是他從來只把這箇做好了只要得不行便了此所以學者須要窮理只緣他見得道理未盡只把這箇做仁然較之世之沉迷私欲者他一切不行已是多少好惟聖道廣大只恁地不濟事須着進向上去克伐怨欲須要無始得若藏蓄在這裏只是做病問憲本原也不是要藏蓄在這裏曰這也未見他要藏蓄在只是擾他說便不是了公不消如此看只那箇是是那箇是不是聖人分明說這箇不是仁公今只看合要無合要有了不行若必定要無下梢猶恐未能盡去若合下只要不行便了道如何　問孔子既云

知其仁原憲却不問仁何也曰這便是它失問這也是他從來把自見做好了如此明道亦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失問邦無道固不當受祿若有道如何也不可受祿當時未見得意思也須着較量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為祿亦不可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真是有力着他孫絜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為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處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原憲却似只要不為却不理會有為一節如今看道理也恁地漸漸看將去不可

說道無所見無所得便放倒休了也不可道有此小所見有此小所得便自喜道只消如此這道理耳是無窮

賀孫

問原憲強制克伐怨欲使之不行是去半路上做工夫意思與告子相似觀其辭所以合得之乘亦是此意曰憲是箇狷者傳中說憲介狷處亦多廣或說憲問仁是原憲有所感曰不必如此說凡觀書且論此一處文義如何不必它說可參

有德者必有言章

問范氏之說曰以忠譬仁以四肢譬勇此說亦無甚病若欲以勇為義之屬則是夫子亦不合說仁者必有勇也范氏之失却在首句所謂仁之為力舉者莫能勝上蓋欲以此形容勇字却不知其不類也必大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南宮适大意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說不透相似說堯舜賢於桀紂一般故聖人不答也是無可說蓋他把做不好又無可說只得不答而已亦見孔子不恁地作鬧得過便過亭

問如何見得以禹稷比夫子曰舊說如此觀夫子不答恐有此意但問得髙突蓋适意善而言拙擬人非其倫爾太史公亦盜跖與伯夷並說伯夷傳乃史遷自道之意必大

問明道謂适以禹稷比夫子故夫子不答上蔡以為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之意非直不答也龜山以為禹稷有天下不止躬稼夫

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三說孰是曰适之言亦不為不是問得也疎禹稷是好人羿奡自是不好底人何消恁地比並說夫子也只是不答緣問得駁正如仲尼賢於堯舜盜跖這般說話豈不是駁然它意思却好所以出而聖人稱美之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如孟子所謂學為善者舜之徒也云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云云這般言語多少精密适之問如何似得這般話舉似某人詩云云何似仲尼道最良張僧范寇知何物却與宣尼較短長寓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之問似有深意曰如何遍謂禹稷之有天下羿奡不得其死固是如此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孔子終身為旅人是也亦有惡如羿奡而得其終者盜跖老死於牖下是也凡事應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惟夫子之聖所以能不答君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之在彼蜀録云必然之中或有不然者存學者之心惟知為善而已他不計也夫子不答固有深意非聖人不能如是白此意思較好過

君子而不仁者章

問此君子莫只是輕說不是指那成德者而言否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他只是用這般見成句義剛

問此章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白也

愛之能勿勞乎章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幾使勉之愛也凡

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念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 時舉

為命章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国之談說只是說利害的當處便轉譎之

或問子產章

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適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耳所以為惠人 賀孫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注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

管仲也未盡得人道在奪伯氏駢邑正謂奪為己有問集注言管仲子產之才德使二人從事於聖人之學則才德可以兼全否曰若干夫做到極處也會兼全萬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得是盛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侯於廣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說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二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

夔孫

問集注云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
聖人之道槩乎其未有聞也若擾之子所成之事迹則
誠未知聖人之學然觀管仲非鬼神通之精神之極也
之語與子產論伯有事其精思察理如此恐亦未可謂
全不知聖人之學曰大處他不知如此等事他自知之
且使子路為鄭国必須強似子產觀其自謂三年為国
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必不為強国所服屬矣廣

貧而無怨章

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
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着自有飯喫但略
知義理稍能守本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
熹

貧而無怨不及於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

子路問成人章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旨知曰不欲曰勇曰藝有是四
德而文之以禮樂面可以為成人然聖人却只舉臧武
仲公綽卞莊子冉求恐是就子路之所及而言曰也不
是揀低底說是舉這四人要見得四項今有人知足以
致知又無貪欲又勇足以決又有才能這箇亦自是甚
麼樣人了何況又文之以禮樂豈不足為成人一又問集
注謂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將然無復偏
倚駁雜之弊雖聖人亦不過如此後面又說君論其至
則非聖人盡人道不足以語此然則聖人之盡人道事
體似又別曰若聖人則不用件件恁地說又問下面說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又要不忘平生之言覺見子路也盡得此三句不知此數讀是夫子說是子路說曰這一節難說程先生說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也偏至之云先生又存胡氏之說在後便也怕是胡氏之說是所以存在後（祝時舉錄書別出）

至之問子路問成人一章曰有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能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為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然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故其所以為成人也又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言曰聖人天理渾全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時舉）

或問文之以禮樂曰此一句最重上面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樸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而去其短然此聖人方以為亦可為成人則猶未至於聖域也（時舉）

亞夫問子路成人章曰這一章最重在文之以禮樂一句上今之成人者以下胡氏以為是子路之言恐此說却是蓋聖人不應只說向下去且見利思義至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三句自是子路已了得底事亦不應只恁地說蓋子路以其所能而自言故胡氏以為有終身誦之之固也亞夫云若如此夫子安得無言以繼之曰恐是他退後說也未可知（時舉）

楊尹叔問今之成人以下是孔子言抑子路言曰做子路說方順此言亦似子路模樣然子路因甚如此說畢竟

亦未見得又問公綽不欲等可以事證否曰亦不必證此只是集衆善而為之兼體用本末而言淳

子問公叔文子章

時然後言者合說底不差過它時節植

問子問公叔文子章曰且說這三箇不厭字意思看或云緣它時然後言時然後取所以人不厭之曰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相似個

魏才仲問子問公叔文子一段當時亦未必是譏曰若不是譏便是錯說了只當時人稱之已過當及夫子問之

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可學

如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後取似乎易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章

因論威文譎正曰威公是較本分得地手文公所為事却多有曲折疑左傳所載可見蓋不特天王狩河陽一事

問晉文譎而不正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之譎集注謂伐衛以致楚師而陰謀以取勝這說為通曰晉文舉事多是倚地不肯就正做去呂伯恭博議論此一段甚好然

其說忒巧逐節看來却都是如此晉文用兵便是戰国
孫吳氣習萬
東萊博議中論桓文正誦甚詳然說亦有過處又曰桓公
雖譎却是直枝行將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沒
尾也是說得好聽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
周衰王道不振管仲乃能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功被當時
澤流後世誰得如他之仁如其仁夫子許其有仁之事
功也
江愚叟問管仲如其仁顏漕說作管仲之仁如召忽是否
曰聖人於上面豈曾許召忽仁來聖人分明直許管仲
云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者

誰得似他這仁又云公且仔細看他是許管仲不是許
管仲聖人上面既說得管仲如此大了後面却如何只
恁地小結殺得且如公做文字上面說兩句重了下面
如何恁地輕去得江兄又問潛之意以召忽為
仁而管仲似之曰聖人於上面已自說自經於溝瀆一
項之結之矣豈得更如此先生因說楊雄言爰變丹青
如其智這向便是不許他底說話且如易中所謂又誰
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
致寇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
同而其義則不同（草同）（賀孫疑聞別出）
江問如其仁或說如召忽之仁曰公且道此是許管仲是

不許管仲看上面如此說如何喚做不許他上面如此大了下面豈是輕輕說過舊見人做時文多做似仁說看上文是不如此公且道自做數句文字上面意如此下面意合如何聖人當時舉他許多功故云誰如得他底仁終不成便與許顏子底意相似管仲莫說要他三月也不會如此若子貢再求諸人豈不強得管仲賀孫

亞夫問管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自周室之衰更春秋戰國以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一旦出來平定天下至文景時幾致刑措自東漢以下更六朝五胡以至於隋雖曰統一然煬帝繼之殘虐尤甚太宗一旦掃除以致正觀之治此二君者豈非是仁者之功耶若以其心言之本自做不得這箇功業然謂之非仁者之功可乎管仲之才功以告之若二子問於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此說如何先生良久曰此說却當可參

問集注說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恐心害理不得為仁此恐心之恐是殘恐之恐否方天理流行時遷道絕之使不得行便是恐心害理矣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恐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恐心也故謝子說二仁云三子之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此說甚好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章

安卿問伊川言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竊謂天下無兩可之理是則一非如兩可之說恐亦失之寬否曰雖無兩可然前說亦是可但自免以圖後功則可之大者淳曰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是始者見其可以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為不可矣曰即是此意安卿又問集注謂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不可以相掩只是論其罪則不須論其功論其功則不須論其罪否曰是克卿問管仲功可掩過否曰他義不當死又之又曰這般處也說得不分曉大抵後十篇不似前十篇如子路問成人處說得也甚安卿云只是臧武仲之知等皆不是十分底事亦是義剛淳錄同

陷集解云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其規程子說商平實矣然人之大節已失其餘莫不足觀否曰雖是大節已失畢竟他若有功時只得道他是有功始得賾

管仲不死子糾聖人無說見得不當死後又有功可稱不是後功可以償前不死之罪也伊川有此意亦恐習得不曾仔細觀鄭公則是前仕建成矣不當更仕太宗後却有功温公論魏紹王哀謂紹後有死節之功須還前不是後既策名委質只得死也不可以後功掩前過王魏二公謂功可以補過猶可管仲則前無過而後有功也揚

管仲孔子自有說他過處自有說他功處過不能以掩功

如唐之王魏亦然或問設有弑父弑君不可贖之罪雖有功亦在所不說矣曰如此則無可言者文蔚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只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底因云若仲輔其君使佐周室以令天下諸侯朝聘貢賦皆歸於王室而盡正名分致周之命令復行於天下已乃退就藩臣之列如此乃是今仲糾合諸侯雖也是尊王室然朝聘貢賦皆是歸已而命令皆出我要如此便如此初不稟命於天子不過只是要自成霸業而已便是不是義剛

陳成子弑簡公章

問陳成子弑簡公一章曰哀公之委之孔子孔子須有計畫以處之必不空言而但已也謂須有後手意孔子若哀公委之以權必有道理以制三子但有些罅縫事便可成謂舉國一齊動而後可又問程子云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曰聖人舉事也不會只理會義理都不問此利害事也須是可行方得但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雖未必難動而魯之衆却未便得用齊之半蓋齊之半須是先得魯之衆方可他從然此事聖人亦必曾入思慮但却不專主此也壽

問陳成子弑簡公章云三子有無君之心夫子所以警之曰須先看得聖人本意夫子初告時真箇是欲討成子未有此意後人自流泝源知聖人之言可以警三子無

君之心非是聖人托討成子以警其二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雄

子路問事君章

亞夫問勿欺也而犯之曰犯只是有犯無隱之犯如三諫不聽之類諫便是犯也時擧

徐問勿欺也而犯之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他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為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其實雖不失為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問如何是欺曰有意瞞人便是欺曰看得子路不是瞞人底人曰無臣而為有臣乃欺也廣

君子上達章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況論似一日賀孫

問注云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污下究字之義如何曰究者窮竟之義言窮竟至於極也此段本橫渠呂與叔之言將來湊說語意方備小人徇人欲只管被它墜下去只見沈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窮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窮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緊要底事埜不過胡亂去下一

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未稍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曰伊川之說為至其次則呂氏得之達只是透向上去君子只管進向上小人只管向下橫渠說亦是尹氏之所謂達却只是說得君子喻於義之意却只是喻曉之義楊氏之說雖近却是伊川之意謝氏之說大段遠了不干事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愈下都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字觀書多遽不仔細好學而首章說得亂董董地覺得他理會這物事不

大抵范氏為人宏博純粹却不會研窮透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側處

立之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章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耳下達者只因這分毫有差便一日昏散似一日如人入爛泥中行相似只見一步深似一步便渾身陷沒不能得出也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見高明便一日高似一日也因言秦檜之事云其所以與張魏公不薦他作宰相而薦趙丞相故後

面生許多怨恶蓋皆始於此耳時舉
問伊川云為已歎得之於己也為人歎見知於人也後又
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
於喪己兩說不同何也曰此兩段思意自別前段是
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歎見知於人
而已後為人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己
上做得工夫非唯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却已也喪了雜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問莊子說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此句固
好又云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如何曰謂龍事都消
忘了又曰此句亦說得不切實伯玉却是箇向東做工
夫人莊子之說自有過當處廣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過猶行過蒸喪過哀之過謂力行
也潘叔蔡○端蒙

子貢方人章

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
自己體察方可見友仁

不逆詐章

問不逆詐章曰雖是不逆詐不億不信然也須要你能先
覺方是賢蓋逆詐億不信是才見那人便逆度之先覺
却是他詐與不信底情態已露見了自家這裏便要先

覺若是在自家面前詐與不信却都不覺時自家却在這裏做什麽理會甚事便是昏昧呆底相似此章固是要人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着些精采着方得又問楊氏誠則明矣之說曰此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始待誠而後明其為覺也後矣蓋此章人於日用間便要如此盡

或問不逆詐不億不信如何又以先覺為賢曰聰明底人便自覺得如目動言肆便見得是將誘我襲王告霍光及漢昭帝便知得霍光不及襲在遠如何知得便是它聰明見得豈非賢乎若當時便將霍光殺了安得為賢才仲問南軒解不逆詐一段引孔注先覺人情者是能為賢乎此說如何曰不然人有詐不信吾之明是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周子曰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至暗也唐高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嗣子朱啟明而堯知其嚚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凡抑字皆是挑轉言語謂見南軒用抑字多未安可學

微生畝謂孔子章

微生畝蓋晨門之徒當時多有此般人如棘子成亦此類淳

騏不稱其力一章謂有德者必有才有才者不必有德

後世分才德為二一者恐失之曰世固有有才而無德者亦有有德而短於才一者夫子亦自以德與力分言矣

以德報怨章

亞夫問以德報怨章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千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時舉

問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曰聖人答得極好以德報怨怨乃過德以怨報德豈是人情以直報怨則於彼恰為則為是無怨也與孟子三反於不校同禮記云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言如此亦是寬身終不是中道可學問禮記

注改仁作人曰亦不必改通老問在官遇故舊有公事如何曰亦權其輕重只看此心其事小亦可周旋若事大只且依公某問蘇章夜與故人飲明日按之此莫大不是曰此是甚人只是以故人為貨姑徃時秦檜當國一日招胡明仲飲極歡歸則章疏下又送路費甚厚殷勤手簡秦檜有數事徃日親聞之胡侍郎及籍溪先生太上在河北為虜騎所逐竄於崔府君廟廟而立其祠於郊壇之旁檜一白奏事因奏北使將來若見此祠而問將何以對遽命移於湖上可學

問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曰以德報德蓋它有德於我自是着犢澗它此子所謂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也以直報怨當賞則賞之當罰則罰之當生則生之當死則死

之怨無與爲不說自家與它有怨便增損於其間間如此所以怨有不離德無不報曰然又云以怨報怨是着意要銷他如呂晦叔爲賈昌朝無禮捕其家人坐獄後呂爲相適值朝廷治賈事呂乃乞寬賈之罪恐渠以爲臣與有私怨後賈竟以此誣減其罪此以德報怨也然不濟事於大義都背了蓋賞罰出於朝廷之公豈可以己意行乎其間又問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刑戮之民也此有病否曰此也似說得好以德報怨自家能銷人則免得人只管求怨自家故曰寬身之仁也如以怨報怨則日日相捱鬬打幾時是了故曰刑戮之民也 蕭

問以德報怨章注謂貢意曲折反覆微妙無窮何也曰以德報怨本老氏語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呂申公爲相曾與賈種民有怨郤與之郡職可謂以德報怨厚於此人矣然那裏人多少被其害賈素無行元豐中在大理爲蔡確庵大申公亦被誣構及公爲相而賈浮罪公復爲請知通利軍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之薦之果不肖耶則棄之絶之是蓋未嘗有怨矣老氏之言意思活移來移去都得設若不肖者後能改而賢則吾又引薦之矣淳

莫我知也夫一段子貢又不曾問夫子告之必有深意莫是警子貢否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

處知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却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文蔚

問莫我知也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做甚必有箇落着處當時不特門人知孔子是聖人其它亦有知之者但其知處不及門人知得較親切然孔子當是時說這話必有意思在他人亦莫知着落惟是子貢便知得是子貢於是問說是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夫子於是說出三句大抵都是退後底說話這箇不喚不應在這裏但說是怨天於天無所怨不尤人於人無所幹下學而上達自在這裏做自理會得如水無石如木無風貼貼地在這裏人亦無緣知得而今人所以知

於人者都是兩邊作得來張眉努眼大驚小怪知我者其天乎便是人不及知但有天知而已以其與天相合也此與對葉公之語略相似都是放退一步說大聖賢人說話平易若孟子便早自不同

不特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却恁地說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也子貢說是他不為不知夫子所以惟而問之夫子便說下一面三句這三句便似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樣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遷怨天尤人是做後自理會得這箇不響下學底上達是做後自理會得這箇不響不喚如水之無石木之無風只帖帖地在這裏宜其人不能知若似其他人撐眉努眼恁地叫喚去做時人知便知但是聖人知得不恁地只是說平易去做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便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着只是恁地不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所

以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似也

問不怨天不尤又此二句體之於身覺見不尤人易不怨天難何以能不怨天曰此是就上一句上生出意看了且未論怨地且先看孔子此段本意理會得本意便了此段最難看若須要解如何是不怨天如何是不尤人如何是下學如何是上達便粘滯了天又無心無腸如何知得孔子須是看得脫灑始得此段只渾淪一意寓錄云此段語意自是零亂星散難捉摸只渾淪一意蓋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為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為莫知子一向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時與衆人所共寓錄云畢竟是說又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耳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徧羽錄云所謂下學而無所得知至上達天理處而人又不能知以此兩頭一人事者又不異常人嗟訝了故人終不知獨有箇天理與聖人相契耳彼天畢竟久之又曰聖人真是如此瀟洒正如久病得汗引箭在手忽然破的也又曰孔子當初說這般話與子貢特必是子貢有堪語這道理模樣熟孔子說了子貢又無以承之畢竟也未曉得寓錄云問集注言惜乎于貢猶有所未達也若子貢能達之必須有說惜乎見夫子如此說便自住了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子貢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只知得箇頭耳

若曉得亦必有語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

住了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是他曉得童問寓錄作羽錄作仲思問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曰亦只是方聞得畢竟也未見得透徹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三句與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三句以為夫子自譽則又似自貶以為自貶則又似自譽淳寓錄伯羽錄錄殊異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恐是與天契合不是真有箇知覺這裏也難說不怨天不尤人聖人都不與它相干聖人只是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下學是立脚只在這裏上達是見識自然超詣到得後來上達便只是這下學元不相離下學者下學此事上達者上達此理問聖

亦有下學如何曰聖人雖是生知亦何嘗不學如入大廟每事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便是學也銖

下學而上達每學必自下學去泳

未到上達只有下學支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道夫

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若真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道夫

下學只是事上違理下學上達只要於事物上見理被耶正是非各有其辨若非仔細省察則所謂理者何從而見之謨

下學是低心下意做到那做得超越便是上達佐

道理都在我時是上達璧如寫字初習時是下學及寫得熟一點一畫都合法度是上達明作

問下學而上達曰學之至極處便能上達但着着力不着力十五而志乎學下學也能立則是上達矣又自立而學能不惑則上達矣層級不一達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洽問下學上達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說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季札

蔡問有一節之上達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到形而上未便是形而上瞭氏說過了淳

此說曰它大聰敏便說過了

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不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道夫

問不怨天一段曰如此故天知可學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箇道理廣

問莫我知也夫一節曰此語乃是撰子貢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處聖人無異於衆人一到那上達處不同所以衆人却莫能知惟是天知又曰中庸若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古注云惟聖人能知聖人此語

自好所謂天知者但只是他理一般而已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今人事天理間便是那下學上達底植

先生顧義剛云公前日看論我者其天乎說得也未分曉這箇只管去思量不得須是時復把起來看若不曉又且放下只管恁地久後自解曉得這須是自曉也十分着說不得義剛

問莫我知也夫與予歎無言二段子貢皆不能復問想是不曉聖人之意曰非是不曉聖人語意只是無默契合處不曾有默地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已也

問方其為學雖上智不容於不下及其為達雖下愚不容於不上此與上智下愚不移不相棲否曰不干那事某恁地比並理會將問都沒理會了且看此處直意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某以學者多不肯下學故下此語問何謂達曰只是下學了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是意思見識便透過上面去淳

問明道言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曰意在言表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兩件理會得透徹厮合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事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

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能上達者富
程子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何也曰因其言以知其意便
是下學上達淳
問意在言表是如何曰此亦無可說說那下學上達便是
意在言表了廣
公伯寮愬子路章
問公伯寮其如命何曰這命字猶人君命人以官職是教
你做這事天之命人亦是教你去做這箇但做裏面自
有等差蕭
聖人不自言命凡言命者皆為衆人言也道之將行也與
命也為公伯寮愬子路言也天生德於予亦是門人促
之使行謂可以速矣故有是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亦
是對衆人言蕭
問呂氏曰道出乎天非聖人不興無聖人則廢而已故孔
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
有廢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了當
賢者辟世章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
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
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
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施設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
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
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
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

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賢者辟世浩然長往而不來舉世棄之而不顧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問沮溺荷蓧之徒可以當之或云集注以太公伊尹之徒當之恐非沮溺之徒可比也曰也可以當只是沮溺之徒偏耳伊呂不正倜

子路宿於石門章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舜禹之禪舜舜之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之所以處冊朱而禪舜舜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不可

子擊磬於衛章

子擊磬於衛先生云如何聞擊磬而知有憂天下之志或對曰政如聽琴而知其心在螳螂捕蟬耳久之先生曰天下固當憂聖人不應只管憂如樂亦在其中亦自有樂時或云聖人憂天下其心自然如此如天地之造化萬物而憂不累其心一曰然則擊磬之時其心憂乎樂乎對曰雖憂而未嘗無樂又有曰其憂世之心偶然見於擊磬之時先生皆不然之曰此是一箇大題目須細思之拱壽

問荷蕢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曰他那箇

人慈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者耳因說泉州醫僧妙智大師後來都不切脉只見其人便知得它有甚病又後來雖不見其人只教人來說因其說便自知得此如他心通相似蓋其精誠篤至所以能知又問碰碰守是指磬聲而言否曰大約是如此廣

問子擊磬於衛一章曰荷蕢亦是出乎世俗數等底人在鄭子產晏平仲之上或問如蘧伯玉又知學或曰蘧伯玉恐未為知道曰謂之知道之全亦不可謂之全不知道亦不可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蘧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知為學者也 僩

上好禮章

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廣

子路問君子章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時舉

○或錄詳別出

陳仲卿問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曰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此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欹利

或問修己如何能安人曰且以一家言之一人不修己看一家人安不安節

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体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這是真誠而明破○賀孫錄云是真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集注

因問上下一於恭敬之人下之人恭出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脩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唐之化可見方

問體信達順曰体信是實体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燾

問體信是体其理之實達順是行其理之宜否曰如忠恕二字之義廣

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只是和氣体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燾錄云体信達順如下致中和之謂此是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体信達順聰明睿智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錄

問如何是體信達順曰体信只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体信達順即是主忠行恕問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由恭敬出否曰是心常恭敬則常光明先生又贊言脩己以敬一句須是如此這處差便見顛倒錯亂詩稱成湯聖敬日躋聖人所以為聖人皆由這處來這處做得工夫直是有功夫寓○道夫錄

亞夫問程先生說脩己以敬因及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不知如何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

自然通達賀孫因問周子云靜虛則明明則通是此意
否曰意亦相似賀孫
體信是体這誠信達順是通行順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
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即敬也植
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至以此事天
享帝此語上下不離曉惟中間忽云聰明睿智皆由此
出則非容易道得是他曾因此出此聰明睿智來褒卿
楊至之問如何程氏說到祀天享帝了方說聰明睿智皆
由此出曰如此問乃見公全熟不用下夫聰明睿智如
何不由敬出且以一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
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諛說之容交做而
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
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
然後物不能敵又云敬字不可只把做一箇敬字說過
須於日用間體認是如何此心常卓然公正無有私意
便是敬有此字計較有此字放慢意思便是不敬故曰
敬以直內要得無此字偏邪又與文振說予曰須提掇
精神莫令頹墮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
困漫漫地則不敬莫大乎是賀孫

原壤夷俟章

原壤無禮法淳于髡是箇天魔外道本非學於孔孟之門
者陸子靜如何將來作學者並說得道夫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
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

壞之歌乃是本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將休至於
衛侯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言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
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 人傑

關黨董子將命章

欲速成者是越去許多節次要到至處無是理也 方

未子語類卷四十四終

論語二十七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章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
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燾

周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字其窮古人多如此說
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
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荅之曰君子固是有窮
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荅上面有字文勢乃
相應 雉

子曰賜也章

孔子告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蓋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 文蔚

問子貢一貫章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夔孫

問子貢一貫章曰一以貫之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然也須多學而識之始得未有不學而自能一一貫者也 時舉

夫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聖人說此一句不是且恁地虛說故其當謂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事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慕直恁地去貫得它如曾子問許多曲折它思量一二問過而夫子一一告之末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理會過如天下之聖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今正患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

且瞎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事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語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攻史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靜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撰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失何用更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一聞之外何用再聞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徧委悉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衆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聽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寓○同

問謝氏解云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以引此詩者只是贊其理之密否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地說過亦不濟事多學而識之亦不是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學者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廣

子張問行章

言忠信行篤敬夫其不忠信敬者而已○方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捐

迫之患時舉

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前在輿則見其倚衡如此念念不
忘伊川謂只此是學銖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一
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
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
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事要傳志須要篤志篤問
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伊川言仁在其中即此是
學元不曾在外這箇便是近裏着已今人皆就外面做
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撇將轉來便好便
得使五七隻須勇猛着力覆將轉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
撇將轉來始得寓集注。
楊問學要鞭辟近裏何謂鞭辟曰辟如驅辟一般又問質
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是如何曰明得
透徹查滓自然渾化又問查滓是甚麼曰查滓是私意
人欲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
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
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
禮便是天地同體克已復禮為仁已是查滓復
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
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
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此查滓處只是質美
者也見得透徹那查滓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
敬持養涵泳謂如顏子克已復禮天

理人欲便截然兩斷此所謂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且是莊敬持養曰然顏子克己復禮不是盲然做却是他生見得分曉了便是聖人說話渾然今克己復禮一句近下人亦用得不成自家未見得分曉便不克已只得克將去只是顏子事與此別又曰知得後只是一件事如適聞說博孝篤志切問近思亦只是本體上事又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亦是本體上事只緣其初未得須用如此做功夫及其既得又只便是這箇文蔚曰且如博學於文人心自合要無所不知只為而今未能如此須用博之以文曰人心固是無所不知若未能如此却只是想像且如釋氏說心亦自謂無所不知他大故將做一箇光明瑩徹底物事看及其問他他便有不知處如程先生說窮理却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理只是理會得多後自然貫通去某嘗因當官見兩家爭產各將文字出照其間亦有失却一兩紙文字只將他見在文字推究便自換見得出若是都無文字只臆度說兩家所競須有一曲一直便不得元不曾窮理想像說我這心也自無所不知便是如此文蔚

學要鞭辟近裏一段明得盡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其次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廣

因歐兄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治曰声和靖以查

滓二字不當有如何曰和靖議論每如此所謂查滓者私意也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無了治

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所以查滓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第猶或有違仁時不知已上別有人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窮切處功夫誠恐不若顏子之細密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已事必大

直哉史魚章

正淳問直哉史魚君子哉蘧伯玉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

志士仁人章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全理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時舉

余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當行而已文蔚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一章思之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

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賀孫

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入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

不而所以于祿已。則是經德方子

子貢問為仁章

問子貢問為仁章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厲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為有益因云時舉說文字見得也定然終是過高而傷巧此亦不是些小痛痛勇猛精進以脫此科臼始得又云且放令心地

平不要便就文字上起議論時舉

問子貢問為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德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交經指仁上說錄

顏淵問為邦章

行夏之時行夏下正之事德明

才仲問行夏之時曰夏時人正也此時方有入向上人猶若昧子時天正也此時天方開丑時地正也言地方萌其一二此亦是後來自推度夫子以正月人可施功故從如此如曾家說則以為子起於林鍾寅起於太族又問輅注云禮文有異曰有制度與車不同以前只謂之車今南郊五輅見說極高大問何不作車與行事宮乘者

法服騎馬亦不好看曰在中原時亦有乘車者若舊制亦有著法服騎馬如散騎常侍在於輿之左右是也因舉上蔡論語舉王介甫云事衰世之大夫交薄俗之士聽淫樂視慢禮儼然不惑於先王之道難矣哉此言甚好楊通老問既如此言後來何故却相背曰只是把做文章做不曾反已求之（璘錄云介甫此語只是做文章耳）極不整齊所以明道對神宗王安石（璘錄云介甫後生時不如此恐是後來學佛了）說去不曾行之於身聞其身上臥地然（璘錄云恐）當初不如此觀曾子固送黃生序以其威儀似介卿介卿渠舊學也故名其序曰喜似渠怪誕如此何似之有渠少年亦不喜釋老晚年大喜不惟錯說了經書和佛經亦錯解了揭諦揭諦波羅僧揭諦此胡語也渠注云揭真諦之道

以小人大可笑（可學璘錄畧）

問行夏之時曰前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只是建子與寅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寅上方始注一開物字恐是天氣凝於子至丑上第二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雉

楊尹叔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曰康節說一元統十二會前面虛却子丑兩位至寅位始紀人物

云人是寅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來淳時注。夏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兌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至成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鬬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廣

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否曰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一元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物始閒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此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物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潛義剛錄作傾瀉出來模樣淳曰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凡物皆然如鷄子殼之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左分曉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下面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

箇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滓（剛同）義

周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康節十二會以堯舜時在午今在未至戌則人物消盡錄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曰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禮陋巷簞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時亦只是恁着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日講論甚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謂精一執中等語）又問聖人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凡事皆要放此 文蔚

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大經大法莊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又曰顏子著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它人看見是沒緊要言語它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 植

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 時舉

亞夫問顏淵問為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一只一欠一這些子一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賛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却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白是多少工夫今却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時舉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些問莫有級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四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時舉

錄文問以下不同云正卿問顏子淵養之功多曾子嘗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一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舞韶舞當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鄭衛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一句不著得下一一句可學

賜問顏淵問為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為之兆曰兆猶言漸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雉

子曰已矣乎章

楊至之問好德如好色即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然集注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恁地歎未見好德如那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來忍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淳錄少異

躬自厚章

問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自責厚莫是周備篤切意思否曰要多責人要少責己又責積而不已之意賀孫錄云只是責己

不曰如之何章

林問不曰如之何曰只是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柰何淳

君子義以爲質章

問君子義以爲質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

分須當議他然議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時舉

或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曰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僞甘吉父問行與出何別曰行是當恁地行出是做處賀孫

問君子義以爲質一章看來有義以爲本必有下面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爲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爲主則義爲用以義爲本則下面三者爲用曰然燾

周貴卿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緝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僞耳曰也是恁地義剛

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拱燾

問義以爲質至信以成之章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不與王驩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問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廣

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爲

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時舉

君子矜而不爭章

問矜而不爭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雖

或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珍惜持守之意人傑

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

怒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怒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怒曰不得忠時不成怒怒時忠在裏面了榦

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怒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己及物為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恕

問終身行之其怒乎絜矩之道是怒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怒浩

問終身行之其怒乎如何只說怒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怒有時不能怒則其無忠可知怒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怒不出問忠怒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弃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須着事君親交朋友綏妻子御僮僕不成捐弃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莊莊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倒斷始得這處正要着力

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出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安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現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低地高船也隨他上浪頭低地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當靜還他靜當動還他動又如與兩人同事相似這人做得不是那人便着救他那人做得不是這人便着去救他終不成如此那人做不是推說不干我事是他做得如此便不是相為底道理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何成得這敬

吾之於人也章

問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曰毀譽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而稱之則不可謂之毀譽如一物本完是只據他之惡而稱之

金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若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奬得來過當某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燾

先生忽問王子合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尋常作如何說子合對曰三代之時公道行不妄毀譽人如有毀譽須先試得其實方言之曰便是看錯了下面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方說得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忠厚寬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浩

先生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季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過

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誰毀誰譽者凡人未至於惡而惡之故謂之毀未至於善而善之故謂之譽聖人於下又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此一句却去了毀蓋以不得已而譽亦嘗試之此乃善人之意長惡人之意短之意可學問者到於合好惡處却不用此二字先生曰然可學

伯豐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緊要在所以字上二民是指今

曰之民即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雖褒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當

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褒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人傑問斯民是今此之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為善之民如說高皇帝天下相似嘗惟景帝贊引此一句不曉他意蓋是說周秦雖網密文峻而不勝其弊到文景黎民醇厚亦只是此民也聖人說一句話便是徹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義剛

問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如云斯民也三代嘗以此行直道矣聖人知毀譽之非正於人無所毀而猶有所譽蓋將以試其人所以見聖人進人之為善也璘

亞夫問三代直道而行曰此民了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毀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且舉漢景帝贊所引處云意却似不同時舉

巧言亂德章

問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忍字有兩說只是一意有忍乃有濟王介甫解作強忍之忍前輩解作慈忍之忍其謂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仁是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是不能忍其忿二者只是一意雜

問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似是兩意皆說得婦人之仁是姑息匹夫之勇是不能涵容曰只是一意婦人之仁不能忍於愛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如項羽是也夔孫○閎祖錄畧

人能弘道章

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植

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夔孫

吾嘗終日不食章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樂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樂辛苦舜樂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樂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智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德輔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某注云蓋
勞心以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
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
人都是硬去做要小着心隨順箇事理去做而今
就它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
思慮

問注云遜志而自得如何是遜志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
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試徒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
雜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
也餒在其中矣又恐人錯認此意却
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
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雜

學固不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
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雖後
獲正義不謀利睹當不到那裏閎祖

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
在焉者矣方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
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
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
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憂道不憂貧
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

命是特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
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
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
之命可也大雅

知及之章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說為
政時舉

亞夫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勢相牽合不來
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是明德于天下面是新民工
夫亞夫云克己復禮為仁到仁便是極了今却又有莊
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曰今自有此心純
粹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此莊嚴底意思鬪鬪

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便是未善處宜久問此
便是要本末干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之仁
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好生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
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時舉

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莊不莊動不以禮如
所謂不得其正與所謂敖惰而辟之類到仁處大本已
好但小節略畧有此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
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也夔孫

問知及之一章莊以蒞之是自家去臨民之不以禮
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
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又
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

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何善便是以禮不使他何善便是以禮如古所謂蒐由獮狩就其中教之以禮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蕭

或問此章曰此一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謨

或問不莊以蒞之一章上兩句集注以為氣質之小疵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蕭

君子不可小知章

問小知是小有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道是也曰却如何說可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何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看胷中便看不見

當仁不讓於師章

或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亦是任字模樣蕭

子善問直卿云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着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底事賀孫

君子貞而不諒章

亞夫問貞而不諒曰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

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時舉

諒字論語有三箇匹夫之諒貞而不諒是不好友諒却是好以貞對諒則諒為不好若是友與其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諒也諒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恭當訓明字貞 辭遜而已矣章

辭遜而已矣也甚難道夫

朱子語類卷四十五終

論語一十八

李氏篇

李氏將伐顓臾章

問焉用彼相矣曰看扶持兩字恐只是相贊者之義詳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太子之義曰相亦是贊相之義贊者之相亦是如此僩

問集注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七百里是禮記如此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如左傳也有一一向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

必不止於百里然此處亦難考究只得且依禮記慈地說（嘗○砥錄云周禮國語皆說五百里禮記說七百里孟子說百里則未若之一邑何必為國又如何容得一箇頃刻在胜裡

問諸家多把虎兕喻李氏龜玉喻公室是否曰文義未有此意且是答他二臣者皆不欲之意虎在山上龜玉在櫝中毀了便是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卦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乃守者之過此伐顓臾實二子與謀之過答問間方且隨話慈地說未說到季氏公室處下必又生枝蔓仲思問獨責求何也曰想他與謀較多向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寓

至昇內當有肅敬之意亦未知是否　謨

益者三樂章

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　熹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

時舉

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恵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便須狎近小人疎遠君子孫

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見顏色而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地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說得好但其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泚然言語少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當量天下事如何不着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 孫蒧

君子有三戒章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射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

問註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衰者此是志氣時

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辭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鬬三數字當云此

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爲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在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大

君子有三畏章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箇甚地方得

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曰要緊全在知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些差錯心便愧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固有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窮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

也知不善之不當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眞知之也所以未能眞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學問所以有此一點黑這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見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賀孫○洛錄云天是箇揔一頭否曰固是人若不畏這箇道理以下事無緣會做得又問若不知得這箇道理一如何會畏曰須是先知得方會畏但知得有淺深工夫便隨深淺做去事事物物皆有箇天命若知得盡自是無所不畏惟恐走失

君子有九思章

問九思曰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醬或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温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見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會如此只爲私欲敵蔽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件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省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此一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簞瓢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近正外面視聽舉止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

他這便被他敵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
句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
不敢於眼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
言與夫諂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
言須是將耳常常聽着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二
耳故曰聽德惟聰 孫蔚

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或曰
是主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忘其身
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壽

見善如不及童

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
行則見諸事也 壽

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宜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
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
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為以達其所當為而已行
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
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
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民為堯
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蘧伯玉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
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
行義以達其道又曰須是篤信如讀聖人之書自朝至
暮及行事無一些子是則曰聖人且如此說耳這却是不
能篤信篤信者見得是如此便決然如此做孔子曰篤
信好學守死善道學者須是篤信驟曰見若囫圇便不

能篤信曰是如此須是一下頭見得是然篤信又須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是非不蔽其害却不小既已好學然后能守死以善其道文問如下文所言是篤信之力否曰既是信得過危邦便不居亂邦便不居天下有道便不隱天下無道便不見決然是恁地做驤

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莊兩句恁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別生開意大抵看文字須是只就他裏面看得本意是如何却將一兩句好言語裹了一重沒理會在裏面此是讀書之大病須是且就他本文逐字剔碎了見這道理自易見

賀孫

看儘有意思公今未見得本意是如何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問以為未穩何也曰解經當取易曉底句語解難曉底句不當反取難曉底解易曉者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兩句本自易理會今引達可行於天下而解之則所引之句反為難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橫渠所謂必德覆生民而後出伊呂是也若只是澤被一國道行一鄉此人亦不輕出謂之天民者蓋謂不是尋常之人乃天之民耳天民之云亦猶曰

天下之善士云爾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又不同必

語類卷第四十六終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七

論語二十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曰章

或問陽貨矙亡以饋孔子孔子矙亡而往拜之陽貨之矙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乎曰此不足責如孔子亦矙亡而往非不誠也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人矙亡來我亦矙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去偽

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諂見以信道不知渠何以見聖人爲諂見處曰陽貨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諂見却不知聖人是理合去見他不爲諂矣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温

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 時舉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氣質言性善以理言 祖道

問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是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一般無相近程子曰性與聖不可一與論節之性相近喚做近便是兩箇物事這便是說氣質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沒那相近了箇箇都只一般 佐

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絶者說 倜

問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學又問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說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問雖惡必明又是如何曰那箇是做甚次第下夫人一能之已百之夫偽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問此章曰此所謂性亦指氣質之性而言性習遠近與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蓋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強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謨

先生問木之前日所說氣質之性理會得未對曰雖知其說終是胷中未見得通透兼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與

程子說未理會得處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聖人所說之意聖人所言各有地頭孔子說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說道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這便是氣質之性孔子說得都渾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說到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正如今喫棗相似有喫得盡底有喫得多底少底必要去核合便成穿鑿去木之

問集注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亦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使爲堯舜未子說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因說氣化有不可曉之事但終未理會得透不能無疑釋氏之學只是定靜少間亦自有明識處或問他有靈怪處是如何曰多是真僞相雜人都貪財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貪財不好色不重死生這般處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鉢說移不動底這只是胡說果然如此何不鳴鼓集衆白晝發去却夜間發去做甚麼曰如今賢者都信他向上底說下愚人都信他禍福之說曰最苦是世間所謂聰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說說到神妙處如王介甫蘇東坡一世所尊尚且爲之推波助瀾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間把得論定猶可耳

子之武城章

問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燾

公山弗擾章

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爾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僩

問吾其爲東周乎使聖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齊魯東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這裏做又問其如周何曰這般處難說只看揆到臨時事勢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箇響令處也自不由聖人了使周家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

不賢於報王之自獻其邑而滅亡乎問孔子猶說着周至孟子則都不說了曰然只是當時六國如此強盛各自擅勢得箇勢均力敵如何地做不知孟子柰何得下柰何不想得也須滅一兩箇方做得看來六國若不是秦始皇出來從頭打疊一番做甚合殺問王者雖曰不殺一不喜行一不義事勢到不得已處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滅國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喚做殺不喜行不義我這裏方行仁義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聖人做處如此到得後來都不如此了如劉先主不取劉琮而取劉璋更不成舉措當初劉琮孱弱爲曹操奪而取之若乘此時明劉琮之孱弱將爲曹操

所圖起而取之豈不正當到得臨了却去取劉璋全不光明了當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荊州他却不從或曰終是先主規模不大索性或進或退所以終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殺諸盜如竇建德猶自得而殺之惟不殺王世充後却密使人殺之便不成舉措蓋當初王世充立越王於東都高祖立代王於關中皆是叛煬帝立少主以輔之事體一般故高祖負愧而不敢明殺世充也此最好笑負些子曲了更檀頭不起又曰漢高祖之起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無愧唐却是爲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思又却多

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十兩分人曰然個問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注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如曰這是古注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釋氏言草木隨緣逢場作戲相似那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看仔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這一句是解上文人見他偶然脫一個反字便恁地硬說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爲中庸下面文勢且直解兩句未有郡自以爲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轉寓

問公山弗擾果能用夫子果從之亦不過勸得他

改過自新合從順而已亦如何能與得周道曰便是理會不得良久却曰聖人自不可測且是時名分亦未定若謂公山弗擾既爲季氏臣不當畔季氏所謂改過者不過令其臣順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問如此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née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爲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暫說令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且說齊人歸女樂則必大有所更張否曰聖人做時須驚天動地然卒於不née者亦料其做不得爾夫子爲魯司寇齊人來歸女樂夫子便行以人情論之夫子何不暫說令分曉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曉且說齊人歸女樂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論語者謂受女樂則必怠於政事然以史記觀之又以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如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一走又曰夫子隨三桓都亦是瞞着三家了做如季氏已隨術中及圓成公斂處父不肯曰若無成是無孟氏也遂連季氏喚醒夫子亦便休且說聖人處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爲對曰有上有民便伸縮在我若靠他人則只是覊旅之臣若不見信用便只得縮手而退又曰陽虎云吾欲張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是當時一種議論（別出）

伯豐問夫子欲從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如何曰理會不得便是不可測度處人傑問隨三都事費卻已隨而成不可隨是不用夫子至於此否曰（人傑錄異）

既不用却何故圖成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則豐郤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欲墮成次第喚三家做季孫二家便做這事不成又齊人以女樂歸之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也問女樂既歸三日不朝夫子自可明言於君相之前言箇分曉然後去亦未晚何必怱遽如此曰此亦難曉然據史記之說却是夫子恐其言已行故其去如此之速魯仲連所謂秦將使其子女讒於魯諸侯妃則當時列國蓋有是事也又云夫子能墮費郈而不能墮成雖聖人亦有做不成底事伯豐謂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須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羈旅之臣先看他人便有所牽制做事不成又問是時三家衰微陪臣執命故陽虎奔齊有吾欲張公室之語或謂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曰使是當時有此一種議論視大夫專命以爲固然又問舊見人議論子產救向戌之弊其議論遠過先輕易犯之徒然事實全不及它曰如元祐諸臣爭說一般道理相似又云衛靈公最無道夫子何故憲憲其問有欲扶持之意更不可曉

傑

問子張問仁章

問恭寬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於求仁功夫似不甚親切莫是人之爲事才悠悠則此心便閒斷之時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閒斷走失之時少故敏亦爲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忽忽便心不存而閒斷多敏於事則便有急忽之意才急忽便

便是不仁也時舉

或問信則人任焉曰任是人靠得自家如謂任俠者是能爲人擔當事也蕭任是基倚靠個

佛肸召章

焉能繫而不食古注是譬

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之召却眞箇要去做必大

味道問佛肸與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子雖時有尊賢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重陰之時忽暑開窖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陰遮閉一日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却終不許他是如何曰陽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也時舉錄詳別出

聖人見萬物不得其所皆隘於釜炭豈不爲深憂思欲出而救之但時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住聖人於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種說話便謂聖人洵然不以入其心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這箇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才治常恁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

無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說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沒理會了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這便不得須看行其義也便自是去就出處之大義亦在這裏賀孫因舉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徃而終不往者度得是時終不可為其入終不可與有為如南軒云守見之常法體道之大權又云欲徃者愛物之仁終不徃者知人之智這處說得分明曰然但聖人欲徃之時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來接聖人當時亦接他這些好意忠所以欲徃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聖人待得重理會過一番他許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終於不可去如陰雨敝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畧開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處自是好賀孫

子曰由也章

問好信不好學其敝也賊曰只為不擇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終是害事燾

楊問好信不好學何故便到賊害於物處曰聖人此等語多有相類如恭而無禮則勞處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處上之若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調洛州司法時運使吳守礼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公對以不知吳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其遠溫公教乎後因讀楊子避礙通諸理始悟那處有礙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學固守不妄語之說直說那人有贓

其人因此得罪豈不是傷害於物李謂亦有自賊之理好信不好學如何便至於相賊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道夫錄云問忠定云云

六言六蔽五美等話雖其意亦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下前諸篇淳

問集注云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曰春秋傳云使勇而無剛者常寇則勇者發見於外若也人傑謂以五常揆之則專言勇者勇屬於義言剛柔則剛屬於仁曰便是這箇物事看他用處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揚子雲說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亦只是一說人傑謂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止說得箇情狀體段耳曰然人傑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問詩如何可以興曰讀詩見其不善者令人善而見其美者令人感發興起節

子謂伯魚章

問為周南召南曰為字如固哉高叟之為詩之為只是謂講論爾橫渠所謂近試令家人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為必大

亞夫問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動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時舉

問正牆面而立曰脩身齊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門便有這事去這箇上理會不得便似那當牆立時眼既無所見要動也行不去植

問先生解正墻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又況其遠者乎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曰然廣

明道謂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其猶正墻面而立是才出門便不知便錯了 士毅

色厲而內荏章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大雅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 又云裡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裡面却不恁地 蕭

鄉原德之賊章

季問鄉原德之賊曰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民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 雉

或問鄉原引荀子愿慤之說何也曰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愿亦未必真愿乃畢陋而隨俗之人耳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遠此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遠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背地裏却乖却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問鄉原一章曰此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總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必大

古者民有三疾章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兩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卞分去植

惡紫之奪朱章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是易於惑人蓋不止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爲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又如孔子云惡莠之亂苗佞人之亂德但其力勢盛故苗不能勝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患此豈不可畏哉時舉

紫近黑色蓋過了那朱既爲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奪了元只是一箇色做出來紫是過則箇鄭雅也只是一箇樂雅較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那雅便是亂雅

結

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言之譬如一日與人一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廣

子欲無言章

問子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得說了 燾

先生問林擇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一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句較好對曰四時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說擇之看得是只四時百物生所謂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 德

問尹氏之說曰尹氏自說得不緊要了又辨其不緊要說愈更不緊要矣 必大

孺悲欲見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吊東郭之類說誠不如此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 陳祖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問鑽燧改火直卿曰若不理會細碎便無以盡精微之義若一向細碎去又無以致廣大之理曰須是大細兼舉淳

問宰我問三年之喪為自居喪時問或為大綱問也曰必是他居喪時問成布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

也閒線緣曰線今淺絳色小祥以線爲緣看古人小祥
線緣者不入謂線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
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純
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劉閒布升數曰八十縷爲一
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算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
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深衣十五
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大
短於今尺若畫一十二百縷須是一幅濶不止二尺二
寸方得如此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鬻於市又如何
自要濶得這處亦不可曉寓

亞夫問寧我閒短喪處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楫錄云聖人嘗輕許人以仁亦嘗絶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飽食終日章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心體本是運動不息若頃刻閒無所用之則邪僻之念便生聖人以爲難矣哉言其至危而難安也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讀書心便主於讀書總寫字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賀孫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屢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知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

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人傑。僩錄若是勇於義已不仕季氏）

君子亦有惡乎章

問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勇與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爲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爲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爲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時舉）

論語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問箕子當時何必佯狂曰他已爲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佯狂受辱又問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諫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爲囚奴則不復可諫矣曰既已爲囚奴如何更可以諫賁

問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難看或是孔子當時見他事實子蒙問或去或奴或諫不同如何同歸於仁曰三子皆詣其至理故謂之仁如箕子亦是諫諫至於極有所不行故若

既也一之

三仁且只據他去就死生論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他則其所為之當理無私亦可知矣閎祖

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惻惻憂國之心直是念念不忘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難故孔子曰果哉未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賀孫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時若只有

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着去吳仁甫問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便當時無中子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

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說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事耳因說看文字不要般透來說方說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來比並說無來愈多愈理會不得少間便撰出新奇說話來說將去元不是真實道理最不要如此木之問三仁皆出於至誠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為之奴何以見惻怛之心曰箕子與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嘗諫

紂偶不逢紂大怒不殺他也不是要為奴只被紂囚係在此因佯狂為奴然亦不須死於事蓋比干既死若更死諫也無益適足長紂殺諫臣之罪故因佯狂然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則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處最是難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外雖佯狂而心却守得定淳○壽錄云寓問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故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諫無益於國徒使人一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緊緊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則定也

或問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
太節自處看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
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
非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
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
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啓手
足易簀時底心地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它害仁
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免卿所問
管仲之事亦可見也

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三
聞

柳下惠為士師章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
他失於和處時舉
亞夫問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
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顆寶珠在
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
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
去父母之邦雖可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
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
孔子之事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曰也是如
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
然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
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有是去人遠矣廣

齊景公待孔子章

晏問齊景公待孔子雖欲以季孟之間乃以虛禮待之非舉國以聽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齊王欲以孟子為卿式亦是虛禮非舉國以聽孟子曰固是植

齊人歸女樂章

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繞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來相定公做得許多事業亦是季桓子聽孔子之所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當時若致膰胙孔子去得更從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植

問史記載魯今且郊郊致膰于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未子果止否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

且求去爾窩

問今欲出來作事亦須成敗有命無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須見有必成處但有小人沮之則不可乃是天孔子當時在魯全屬季桓子其墮三都乃是乘其機而為之亦是難女樂事論語所載與史記異若如論語所載似太匆遽魯是父母之國君大夫豈得不盡告之告之不從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輕議當闕可學

楚狂接輿章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孰定君子之

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
當去耳 可學

子路從而後章

問不仕無義曰仕則可以行其義不仕則無以行其義便
無這君臣之義了又問下文所謂君臣之義即是這義
否曰然 壽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在進退去就在裏如大人一
是截斷只見一邊閎祖

亞夫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這時雖大綱做行不行
亦自有小小從違處所謂義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
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之意不如長沮桀溺之徒纔
見大綱行不得便去了 植

問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末云亦非忘義徇祿也此義字似有兩意曰如何是
有兩意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揔去就都說道合則從
不合則去即此是義非但只說要出仕為義然道合則
從不合則去唯是出仕方見得不仕無義纔說不仕便
都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
靈公問陳明白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無一而非義

亞夫問集注云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自見之去就誠有不苟
然者曰舊時人說此段只說道合出仕纔仕便是義殊
不知所謂仕不是埋頭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說所就三

所去三與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雖是未嘗不欲仕亦未嘗不顧其義之如何賀孫

逸民章

孔子論逸民先伯夷道之

論語三十一

子張篇

執德不弘章

舜功問執德不弘曰言其不廣也絶狹隘則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絶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子張以為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世間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執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篤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將此二句於道德上說曰不然先儒說弘字多只說一偏可學

執德須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須是既下

工夫又下工夫已理會又理會若只理會得三十分便謂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無只是不弘故子張云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弘便知道理儘有自家心下儘有

執德不弘弘是深潛玩味之意不弘是著不得明道云所貴者資便儇佼皎厲若去道遠而此說甚好可學

亞夫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貪而無論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縕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体無限賀孫

信道篤如何得他信得篤須是你自去理會始得而今人固有與他說他信不篤者須要你自信始得僩

魏才仲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曰此須着下兩句此兩句似若相反蓋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弘篤猶言弘毅相似璘

問執德不弘信道不篤一章還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箇病世固有自執其小善若然不害其為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然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特舉問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曰有此人一亦不當聲得是有無此人亦不能得是無言皆不足為輕重淳

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故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

初無拘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為不擇也 鏞

觀章

雖小道必有可觀

小道不是異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農圃醫卜百工之類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若異端則是邪道雖至近亦行不得淳

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黄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廣

知其所亡章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方

問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日之後記得謙之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此章與温故知新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温故雜

問月無忘其所能積累多則如何温習曰也須漸漸温習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若是知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顔子只着得一件事節問既佞地却如何曰且思量子夏學煞高自曾子外說他看他答問處如傳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等處可見

博學而篤志章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之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為學功夫未是為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為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大○節錄云心存理得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為學工夫反求之已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為仁論

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可學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是有七八分仁了南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為仁大抵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如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為隱非所以為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雖非所以為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亦在其中矣去偽

問如何切問近思則仁便在其中曰這有四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四者俱至本止是講學未是如克已復禮然求仁而仁已在其中凡論語言在其中皆是反說如耕

也則餒在其中耕非能餒也然有旱乾水溢則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學非干祿也然學則祿在其中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非直也而直已在其中若此類皆是反說驟

問明道謂學者須當思而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底道理莫便是先生所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是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道也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了此便是徹上徹下道理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先生首肯曰是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淳

蜚卿問伊川謂近思只是以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悌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驟

有問伊川曰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今人不會以類而推蓋謂不會先理會得一件却理會一件若理會得一件逐件推將去相次亦不難須是勞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且如煮物事令下便用慢火養便好煮若猛火煮須了越不能得軟政如義理只理會得三二分便道只恁地得了却不知前面撞頭搕腦人心事若是思索得到時遇事自不難須是將心來一一如鑒戰一番見行陳便自然知前得失如何不教心經歷這辛苦若是經一番便自知得許多路道方透徹

楊問程子曰近思以類而推何謂類推曰此語道得好不

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裏近傍那曉
得處移將去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
去做那一件事亦是恁地如識得這燈有許多光
便因這燈推將去識得那燭亦恁地光如升階升第一
級了便因這一級進到第二級又因第二級進到四級
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
會近若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二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
管見難只管見遠如要去建寧須從第一鋪便去到柳
營江柳營江便去到魚埔驛只管恁地去這處進得一
程那處又減得一程如此雖長安亦可到矣不然只要
一日便到如何得如讀書讀第一段了便到第二段
二段了便到第三段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若

開卷便要獵一過如何得直卿問是理會得孝便推去
理會得弟否曰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理會得親
便推類去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理會得仁民便推類
去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刑于寡妻便推類去至于
兄弟至于兄弟便推類去御于家邦如脩身便推去齊
家齊家便推去治国只是一步了又一步學記謂善問
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此說其好且如中央
一塊堅硬四邊軟不先就四邊攻其軟便要去中央攻
那硬處（寓録云其中堅硬被軟處挫在這裏）如何攻得枉費了氣力那
堅硬底又只在須是先就四邊旋旋挨了軟處中央硬
底自走不得兵書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
亦是此意（寓録云不會問底人先去節目處理會枉費了工夫這箇堅又只在問博學與

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着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加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寓錄云格物正心修身齊家等須次序一都理會然亦須理會一件件了又去理會一件件博學亦豈一日便都學得了亦是漸漸學去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地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反看這裏便成頑麻不仁底死漢了那得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只在這塊窠裏不放了仁便在其中橫渠云讀書以維持此心一一時德性有懈寓錄同淳○寓錄云道夫

問以類而推是如何曰只是就近推去曰且如十五志學至四十不惑學者尚可以意會若自知命以上則雖苦思力索終莫不著縱然說得亦只是臆度除是自近而推漸漸看去則自然見得矣賀

百一十 居敬章

問集注所引二說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曰前說蓋謂居敬方能做得事成不居敬則做事不成君子學便可以致其道不學則不能致其道然而居敬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事如閑坐打閒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大道與夫中遺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敬必須務致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是皆各說得一邊故必相須而其義始

備也 蕭

問百工居肆二說合如何看曰君子學固不足以致道然亦有學而不知道者多矣此二說要合為一又不欲偏先輩之名故姑載尹氏之本文雜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節是當小節無不可者若大節未是小節何緣都是謨

小德尚入可也此自是可與權之事謂之出入則似有二不得已之意非德盛者不能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溺是所當援也更着可也字不得所以吳氏謂此章有弊道夫

問大德小德曰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既定小節

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為無害則於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謨

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如何曰恁地推廣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麼出入隨他們說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却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為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子夏之意只為大節既定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不當道是可也寓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如橫渠之說時中却是一串做好了若是時中却是合當如此

如何却只云可也只是且恁地也得之意且如嫂溺援之以手亦是合當如此却說道可也不得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此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却是垂訓於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捉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來細干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彦章以子夏為猶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猶介只是弱耳曲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文蔚

君子之道孰先而可傳孰後而倦教蓋學者之質不同如草木之區別耳德明

問子夏門人洒掃應對進退一段曰人只是將上達意思厭在頭上故不明子夏之意但云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孰為可後而倦不傳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只是分別其小大耳小子之學但當如此非無本末之辨道祖

古人初學只是教他洒掃應對進退而已未便說到天理處子夏之教門人專以此子游便要捕一本在裏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習矣而察自理會得須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後從而振德之今教小兒若不匡不直不輔不翼便要振德

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淳

問有始有卒乃竭兩端之教否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專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教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必大

子夏門人小子一章明道說是集注第一條區是分限自然有大小自有分限也不必言人去畔分之方○集注

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章曰某少時都看不出將謂無本末無大小雖如此看又自疑文義不是如此後來在同安作簿時因睡不着忽悠思得乃知却是有本末小大然不得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便都在這裏了

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聖人則不待如此做也擧時問洒掃應對章程子四條曰此最難看少年只管不理會得理無大小是如何此句與上條教人有序都相反了多問之前輩亦只似謝氏說得高妙更無捉摸處因在同安時一日差入山中檢視夜間忽思量得不如此其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以為教人有序也非是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　雉

亞夫問伊川云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曰某向來費無限思量理會此段不得如伊川門

人都說差了且是不敢把他底做不是只管就他底解說解來解去只見與子夏之說相反常以為疑子夏正說有本有末如何諸公都說成末即是本後在同安出往外邑定驗公事路上只管思量方思量得透當時說與同官某人某人亦正思量此話起頗同所疑今看伊川許多說話時復又說錯了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此言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其曰通貫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亞夫問集注云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人為然此解得已分明但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時便上達天理是也賀孫

癖卿問程子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

全体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

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君子只有大小故其教有等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池錄作故唯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謝氏所謂不着此二如何做得着失之矣道夫

問程子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君子只在謹獨此只是獨處少有不謹則形而上下便相間斷否曰亦是蓋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底事但照管不到理無小大大處小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

周匝淳

問洒掃應對即是精義入神之理此句如何曰皆是此理其為上下大小不同而其理則一也問莫只是盡此心而推之自小以至大否曰雖顯道却說要着心此自是說理之大小不同未可以心言也洒掃應對是此理而其精義入神亦是此理洒掃應對是小學事精義入神是大學事精究其義以入神正大學用功以至于極致處也若子夏之門人止當為洒掃應對而已以上又未暇也因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者如何曰所以然者亦只是理也惟窮理則自知其皆一致此理惟延平之說在或問中與伊川差合雖不顯言其窮理而皆

體此意（後一先生一番說伊川是其然為伊川只奉得一其然心有所以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有所以然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皆是是然之理。寓）

問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洒掃應對節

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并卿

義剛呈問自云子游知有本而歎其末子夏則以本末有先後之序程子則合本末以為一而言之詳味先生之說則所謂洒掃應對固便是精義入神事只知於洒掃應對上做工夫而不復深究精義入神底事則亦不能通貫而至於渾融也惟是下學之既至而上達益加

蕃馬則本末透徹而無遺矣曰這是說洒掃應對也其這道理若要精義入神須是從這裏理會將去如公說則似理會了洒掃應對了又須是去理會精義入神却不得程子說又便是子夏之說義剛

先傳後倦明道說最好伊川與上蔡說須先理會得子夏意方看得閎祖。集義

伯豐問程子曰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默然處只是都無作用非是取其說但借彼明此洒掃應對即無聲無臭之理也閎

問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在理固無本末精粗而事須有本末精粗否曰是淳

一日夜坐聞子規聲先生曰舊為同安簿時下鄉宿僧寺

中衣薄不能寒是時正思量子夏之門人小子章闔子
規聲甚切文蔚錄云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竪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鵑叫不住吉今纔聞
子規啼便記得是時當時亦不能問求續搜尋集注此
末分雖殊而理則一章乃是程子諸說多是明精粗本
子教人有序等句分曉若無本末小大一貫明道說君
由下學乃能上達惟至人合下終始皆備耳此是一大
統會當時必大有所省所展愚聞不足以發師誨耳○
胡泳

仕而優則學章

問仕而優則學曰某嘗見一親戚說得好謂子夏此語蓋
爲仕而不問學者設爾優當作暇字解去僞
問仕而優則學曰此爲世族子弟而設有少年而仕者元
不曾大故學故職事之暇可以學時變錄云到職事了辨後也着去學與
而優則仕無可說者謙之
問仕而優則學曰有一鄉人作縣尉請教於太守沈公云
某欲脩學先讀何書沈答云公且去做了縣尉歸家去
歟歟讀書此說亂道居官豈無閒暇時可讀書且如轎
中亦可看冊子但不可以讀書而廢居官之事耳雉

孟莊子之孝章

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言其他只尋常是難能也這箇則
不可及蓋莊子父獻子自賢渠却能用父之人守父之
政而不變夫子所以稱之端蒙
問孟莊子之孝當然事何以爲難能曰爲是人多不能所
以爲難雖然若用人立政未是又不可以不改錄
問孟莊子何以謂之難能曰這箇便是難能處人固有用

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古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和之因問唐太宗當初若立魏王泰時如何魏王泰當時也自英武曰他當初却有心傾太子承乾只此心便不好然亦未知果是賢與不賢且看隋煬帝勞物如何下稍又如何問爲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廢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知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立趙主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杏(倪云倪錄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守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爲用事者所包忌如清河王(時舉倪同)。

子貢章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掃地否曰未墜地非掃地掃地則無餘矣此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且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如周禮所載皆禮文武之道大子皆師之也大雅

也肅

叔孫武叔語大夫章

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敢動得人孔子自言達不如賜勇不如由賀孫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聲音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大雅

陳子禽謂子貢章

立之斯立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之類蓋此有以立之便自立得住也動之斯和如又從而振德之振德有鼓舞之意寓錄云使之歡喜踴躍遷義遠罪而不自知如舜之從欲以治惟動丕應徯志便是動而和處問伊川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就聖人聰明上說立斯立綏斯來是就德性上說如何曰聰明是言聖人見處高常人所不能測識德性是言其精粹純一本領深厚其間自如此道夫

○寓錄云言性與天道是不著差見得是聰明如此便能如此德盛仁熟便是所見直恁地高人自揣摸他不著差見得是聰明言德性是就本原處說根基深厚

語類卷第四十九終

重鋟朱子語類卷五十

論語三十二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章

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見說堯曰一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義剛

楊問簡在帝心何謂簡曰如天檢點數過一般善與罪天皆知之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罪也在帝心寓

問雖有周親注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其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

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禹

子張問章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廣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當賞罰不當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大雅猶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誚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

憲宗速賞effaced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却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而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只是个君爲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爲處便果決爲之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

不知命章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者不知命則做

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東
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東死者如何逃不得此說雖
甚龍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
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閎祖

語類卷五十終